



温情故事

骗

□范利娟

“又没钱了。爸爸妈妈，给我打一千块钱吧，下雪了，真冷。”编辑短信，附上银行卡号，群发，这套程序我做得很熟练。我承认，我是个很没创意的骗子，可再老套的骗局，也会有人上当。我悠闲地靠在椅背上，缓缓地吐着烟圈，我很有耐心地等着，一条或若干条上钩的“鱼”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来电话了。今天运气真好，居然这么快就有“鱼”咬钩，我兴奋地扔掉烟，调整好情绪准备扮儿子，同时也对这条匆忙扑过来的“鱼”充满了同情。当年，我如果不是被最好的哥们儿骗去搞传销，没准儿现在也是高级白领了。唉！那时真是惨啊，丢了工作，赔了积蓄，跑了女朋友，我失魂落魄地躺在简陋的出租屋里，就像被抽去了脊骨的狗。好在我还算聪明，从哥们儿的骗局里找到了赚钱的捷径，才干了三年，就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女朋友也答应过完春节就跟我结婚。

“小辉！真的是你吗？”电话那头，一个女人迟疑地问，似乎怕吓着我。她的嗓音沙哑干涩，听起来已经不年轻了。

“妈，我是小辉啊，我换了个手机号，你就听不出我的声音了？”我入戏极快，看在一千块钱的分儿上，我就像在自己亲妈面前撒娇一样。

女人愣了片刻，喜极而泣：“瞎说，妈怎能听不出你的声音？你这傻孩子，咋这么长时间不跟妈联系，妈都快想死你了！”她絮絮地说着，问我大四课程紧张不？能不能吃得饱？米兰，“我”的女朋友，是不是还经常跟我联系？那唠唠叨叨的样子，还真像我妈。不知怎么的，我今天的感觉有些异样，我很老实地告诉她，我找到了好工作，答应米兰一毕业就结婚，然后再把她接过来。她呵呵地笑了。

“小辉，今年可不要再让手生冻疮了。”“妈，我不冷。”话脱口而出，我诧异极了，这是骗子应该说的吗？

“你呀，就会宽妈的心，妈知道你从小就怕冷，一到冬天，手脚就像冰蛋蛋。你还记得吗？妈都是把你的小手拿到我的胳肢窝里暖着啊。”我怎么不记得？我爹走的早，妈又下了岗，她就在街头摆个小摊儿，卖些袜子、手套维持生活。小时候，妈都是把被窝暖热了才让我躺进去。伴着她的体温睡觉，做梦都香甜。有好多次，我梦见自己长大了，在舒适的大房子里给妈妈捶背揉肩，她笑着的脸像盛开的花。可是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那舍我而去的母亲，又能到哪儿去享受儿子曾经许给她的幸福呢？我以为，我的心早已变得坚硬，但是此刻，它在我的胸腔里跳得却是那么痛。

我的沉默似乎让她感到了不安，她的语调立刻急切起来：“小辉，先陪妈说会儿话吧？妈输完液就去给你汇钱。”我的心猛地一震，想起刚毕业时母亲交代我的话：儿啊，咱人穷志不短，不管到了啥时候，都要挺直了腰板儿活着。可是，对这位和我母亲一样的女人，我又做了些什么呢？

“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……我……”我一直很得意自己的口才，今天，一向利索的嘴皮子却不利索了。

手机里传来了啜泣声：“好孩子，先别急着挂电话好吗？从一开始，阿姨就知道你说了谎。对不起，阿姨也骗了你。”她的哭声揪紧我的神经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“我的儿子小辉，十年前已经不在。那个冬天，我给他寄的羽绒服，他没来得及穿就出了车祸。孩子，你的声音和小辉的太像了，阿姨就是想和你多说话呀！”

“妈！你多保重，我有时间就回家看你！”我的话又一次脱口而出，脸上热乎乎的，有泪水悄悄滑落。

可劲故事

新手上路

□蒋晓科



绘图 吴芳

小雷今年三十了，还没谈过恋爱，很多姑娘一听说他没车，就以各种理由不再跟他继续谈了。受了多次打击后买车成了小雷最迫切的愿望。

终于，钱攒够了，小雷买了一辆轿车。等手续办完，那天一大早，小雷就开着他的新车上班了。谁知，走在路上，他不是被抢了车道，就是被后面的喇叭催，小雷一路狼狈，终于把车开到了公司楼下，一看表，惨了！以前坐公交车都能提前十分钟到公司，那天居然迟到了五分钟！

同事得知他迟到的原因，给他支了一着，让他在车后窗贴

一张“新手上路，请多关照”的贴纸，保证一路畅通。

小雷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别说，还真管用，不管是大车、小车，高档车、低档车，都“礼貌”地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，小雷行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，居然提前二十分钟到了公司。

小雷后来又屡屡尝到当“新手”的甜头：公司举办篮球赛，由于他是新手，对方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安排了一个最弱的人去防他，就在比赛最后一分钟，小雷投入了关键性的一球，取得了胜利，小雷一下子成了英雄；冬至时包饺子，姐姐见他包的饺子实在太惨不忍睹了，就让他一旁歇着去。小雷说：“没办法，我是新手嘛！”乐得在一旁看姐姐们忙活。

一天，又有同事介绍姑娘给小雷认识，这下可不怕因为自己没车让姑娘再跑了吧。小雷开着他那辆新车，满怀信心地来到咖啡馆和姑娘见面。姑娘叫小蓉，年轻漂亮，娇小玲珑，小雷一下子就心动了。两人聊得很投机，都有相见恨晚之感。最后，小蓉忽然问道：“雷哥，你以前有过几次感情经历啊？”

“我？”小雷意识到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，他认真地望着小蓉的眼睛，想从中看出一些端倪，可小蓉的大眼睛深幽幽的，还真是“女人心，海底针”啊，一点儿也看不出什么来。到底是说没有谈过，还是说谈过一次？两次？还是多次呢？小雷最后决定使用自己的“撒手锏”。

“我是新手！”说完小雷长舒一口气，“这么多年来，我忍受住了孤独和寂寞，一直在等待心中的那个她，而就在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！”小雷说完深情地望着小蓉。

“对不起，恐怕我们不太合适，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，需要找一个能照顾我的人，而你还是一张白纸，我又怎么放心把自己交给你呢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“我可以照……”“顾”字还没说完，小蓉已经起身，留下一缕幽香飘散在空中。

世俗故事

嘴拍子

□杨红军

我认识松希时，他在街头摆地摊儿，后来，他推辆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个“专修水电”的纸牌子在路边招揽生意。

那时的松希很落魄，可是松希技术好，家里的电器、水暖出了问题，我都找他来解决。这人有股聪明劲儿，利索，爱钻研，再难的活儿，到他手里准能搞定。可我烦他大大咧咧，嘴不值钱，爱拉呱儿。松希是个见面熟，不把自己当外人，见桌上的烟就抽，抓着水果就吃。

那天中午，我正洗澡，浴霸坏了，冻得我直哆嗦。老伴儿说：“叫松希来修吧。”我知道老伴儿对他印象好。记得松希第一次来我家修水管，老伴儿问他：“你叫啥？”“松希。”“哦，送喜，这名字好，吉利呢。”

拨通了松希的电话，我听见话筒里嗡嗡响。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你蓝叔。家里的浴霸坏了，你来给修修。”

“哦，我正忙，等一会儿好吧？”

“好好。”

下午2点，我打电话催他，松希说：“快了快了，马上就到。”

4点，我又打电话，却没人接了。

得，你急他不急，反正是咱求他。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，松希骑着摩托车背个大挎包风风火火地赶来了。一进屋，他就抓起茶杯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。松希说，下午到一家修电视机，那个难修，不过总算搞定了。松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呼呼地直喘粗气，说：“那老两口是前天预约的，没办法，干咱这行的，得讲信誉。”

松希来到卫生间检查浴霸，我打着手电筒给他照明。他先是用电笔这儿量量那儿探探，没有发现啥毛病，后来把机器整个拆下来，原来是顶棚的线头烧断了，重新接好，浴霸亮了。

老伴儿夸：“你真行！多少钱啊？”

松希一边洗手一边说：“嘿嘿，老婶子，咱不多要，20元的上门费就不说了，你给60元吧。”

“咋恁贵啊？”老伴儿皱起了眉头。

“不贵啊，就这我还少说了呢。现在修浴霸市价至少150元，不信你上街打听打听。”松希说。

我也有点儿生气了：“松希呀，俺们都是老客户，你就不能少要点儿？”

松希好像很委屈：“这个价真没多要，要不就给50？谁叫咱是老朋友呢！唉，干咱这行，质量要保证，信誉最重要。那天你们后院的老李头见我，说街头广告害人。我问他咋了，他说他家水龙头流量小，想修，找我找不到，只好打街头小广告上的维修电话。那人一看，说水龙头坏了，得换新的，上街买了就安上了。一算账130元，水龙头90元，上门费40元。我到他家一看，旧水龙头能用。把污垢一清，安上，水哗哗直流。恰好那天老李头的儿子和女婿都在家，很生气，当即给那个人打电话。那人一看老李头全家都怒了，就乖乖地把钱给退了。这人其实我认识，叫王涛，俺们是街坊。人不能坏良心，我最鄙视这号人。”松希说这话时，一脸正气。

松希走后，老伴儿嘀咕：“我咋觉得这孩子现在成了嘴拍子？”

“质量要保证，信誉最重要。”回味松希这句口头禅和他那做派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

后来在院里我碰到老李头，问起修水龙头的事儿。老李头一脸茫然：“俺家的水龙头好好的，没有叫谁修过啊。”

注：嘴拍子，洛阳方言，能说会道，只说自己的好。